

## 中共與拉丁美洲國家關係之演變

王建勳

### 一、中共初期的策略（一九六〇年代）

中共在一九五〇年代，已聲言支持所有落後國家人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鬭爭。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赤化以後，中共即企圖利用古巴作為對拉丁美洲滲透與顛覆的跳板，積極與古巴勾結，簽訂各種協定，提供援助，並聲援古巴共黨的「革命輸出」。

從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六年間，中共所採用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不僅要鼓動拉丁美洲國家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並且想取代蘇俄，以其自己的世界革命戰略——「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完全控制拉丁美洲各國的武裝革命<sup>①</sup>。在這個目標上，中共在拉丁美洲不但反對「美帝」，同時亦要反對「蘇修」，意圖建立以「毛澤東主義」為中心的馬列主義新興勢力。

中共主觀的認為，拉丁美洲國家都具有「反帝」、「反殖」的特性，它們為了爭取政治與經濟獨立，必然要反對「帝國主義」，而這種「反帝」、「反殖」的情緒，很容易與中共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結合起來。所以中共不斷聲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各地人民與帝國主義衝突最尖銳的地區，認為這些地區的人民都將隨着反帝國主義意識走向「人民解放戰爭」。因此，中共要把中國以往所受「帝國主義」的傷害及其武裝叛亂竊據中國大陸的經驗，作為激發拉丁美洲人民把美國「帝國主義」視為中國和拉丁美洲共同的敵人。而美國為維護拉丁美洲的安全，對此一地區的共黨動亂不得不從事軍事干預。中共更以此為藉口，煽動拉丁美洲國家反抗美國，從加深拉丁美洲國家所潛在的小國被大國壓迫的觀念，進而傳播馬列主義思想，建立「無產階級武裝革命」的力量。

在這段期間裏，中共支援拉丁美洲共黨武裝顛覆的企圖是很明顯的。它一方面積極從事反對「帝國主義」的宣傳，一方面支

註① 一九六五年第十期，中共《紅旗雜誌》，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

援巴西、多明尼加、委內瑞拉、秘魯、哥倫比亞及瓜地馬拉等國的共黨武裝叛亂，以引導拉丁美洲人民掀起「人民解放戰爭」。這種企圖自然會引起拉丁美洲國家的反感，所以當時所有拉丁美洲國家政府均不承認中共政權；且自一九六〇年九月廿日，中共與古巴建立外交關係以來，拉丁美洲國家仍依循美國路線，視中共與古巴都是具有顛覆陰謀的國際共黨。

可是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以後，美俄趨於和平共存，中共與蘇俄發生內鬨，而古巴共黨則堅持自己的獨立路線，影響所及，使拉丁美洲共黨分裂成「修正主義」、「卡斯特主義」和少數的「毛澤東主義」。一九六四年巴西軍事政變推翻左傾的古拉 (Joao Coultart) 政權，使中共對巴西進行的大規模顛覆計劃遭遇挫折。至一九六六年，中共「文化大革命」開始，幾乎所有拉丁美洲國家均中止了與中共的文化或經濟關係，壓制國內的毛派共黨組織，並拘捕與毛派組織有聯繫之共黨份子，使中共在拉丁美洲的滲透與顛覆已遭到阻力。

## 二、拉丁美洲情勢的變遷與中共策略的改變（一九七〇年代）

一九六六年以後，拉丁美洲的國際情勢已有很大改變：其一是蘇俄勢力的入侵，已沖淡了古巴「卡斯特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的影響，壓制了拉丁美洲共黨山區武裝叛亂的蔓延；其二是「一九六八年十月，軍事政變以後的秘魯政府，實行國有化，沒收美國人的財產，並且夥同厄瓜多爾政府拘捕在其沿海作業的美國漁船，激起拉丁美洲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sup>②</sup>；其三是一九七〇年智利社會主義黨通過自由選舉而開始執政，蘇俄企圖利用阿葉德 (Salvador Allende) 政權，作為拉丁美洲共黨「和平演變」的槓桿，並以溫和的策略誘導拉丁美洲國家從民族主義過渡至社會主義，而後轉變為「民族解放運動」。從此，蘇俄以和平共存的姿態向拉丁美洲國家提供經濟援助，使其得能突破政治阻力，普遍與拉丁美洲國家建立關係<sup>③</sup>。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所遭遇的阻力更大，乃不得不遷就拉丁美洲的新情勢，在策略上有所改變。因而中共即以支持拉丁美洲國家反對大國的壓迫為藉口，聲援拉丁美洲國家在國際政治上爭取獨立，作為改善與拉丁美洲國家關係的宣傳。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智利與中共建交，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秘魯與中共建交。中共進入聯合國的時候，曾獲得古巴、厄瓜多爾、蓋亞那、墨西哥、秘魯及千里達——托巴哥等國的投票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以後，更假藉相互尊重主權的原則，要普遍推展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其時雖有厄瓜多爾、墨西哥、蓋亞那、阿根廷、牙買加等國相繼與中共建交，但大多數國家仍不為所

註② 厄瓜多爾和秘魯因美國漁船在該等領海之內捕魚而引發衝突，亦曾激起拉丁美洲十四個沿海國家堅持要擴張其領海範圍，以保護其海洋資源。

註③ 一九六七年蘇俄乘「美洲進步聯盟」衰退的機會，積極對拉丁美洲國家進行經濟誘惑。除去古巴，蘇俄對拉丁美洲國家的貿易，從一九六五年的一億五千萬美元，增加到一九六八年的二億六千萬美元，至一九七一年，幾乎增加了一倍。一九七一年蘇俄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援助已達五億美元。

動，堅持不承認原則。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的「談判代替對抗」，不僅助長了國際共黨對拉丁美洲的滲透，並且亦給予中共以普遍發展與拉丁美洲國家關係的機會。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以後，美國要減少與中共的緊張情勢，對北平採取姑息政策，使中共在拉丁美洲減少了美國的阻礙。然而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勢力繼續存在，而蘇俄的勢力亦不斷擴張，相形之下，中共在拉丁美洲所能運用的力量，顯然太小。所以中共仍要把美國和蘇俄說成是拉丁美洲國家的敵人，使其對拉丁美洲的策略與第三世界任務打成一片，從支持拉丁美洲國家反對大國的干預，爭取經濟獨立與國家主權平等，進而聯合反對美俄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sup>④</sup>。當時中共除竭力推展與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貿易及文化交流外，並且聲援巴拿馬收回運河主權的要求，鼓動拉丁美洲國家保衛二百海裡領海權的鬭爭、支援拉丁美洲國家建立非核子地區的主張，以及聯合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世界上任何地區建立霸權和勢力範圍的企圖。中共如此作，是要拉丁美洲國家把這些問題視為打破超級大國霸權的主要行動。

誠然，拉丁美洲國家大多是開發中國家，不僅由於本身條件的限制，經濟成長率無法達到預期的水準，並且工業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差距持續擴大，已開發國家的製成品價格不斷上升，而拉丁美洲國家的原料及農產品輸出價格則受到壓制，不能同時並進。很多國家愈來愈多的貿易赤字，使國家經濟陷入危機。從一九七二年八月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舉行的「聯合國貿易會議」(UNCTAD)至一九七五年二月在秘魯首都利瑪召開的「聯合國工業發展會議」(UNIDO)，從「安第斯公約」集團(Andean Pact)至「加勒比海共同體」(CARICOM)，已有很多拉丁美洲國家譴責美國的經濟壓迫，意圖擺脫對美國의 依靠。中共要擴大美洲國家的紛爭，進而激發它們潛在的反「帝國主義」意識，乃特別煽動拉丁美洲國家，要它們為保衛天然資源、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和「擴張主義」而展開鬭爭<sup>⑤</sup>。顯然的，中共要把美洲國家的經濟衝突轉變為聯合「反霸」、「反殖」，反對超級大國的行動。

世界能源危機以後，拉丁美洲國家支付赤字直線上升，各國為挽救經濟困難，均有意在集體行動上突破能源的衝擊。非產油國更賴產油國的援助，因石油暴富的委內瑞拉即聯合墨西哥推動「拉丁美洲經濟整體化」(SELA)。同時，更多的國家要模仿「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採取聯合行動，在石油、銅、鋁、香蕉、咖啡、可可、肉類、食糖等輸出，組成本區域或參加世界性的原料生產國或出口國組織。中共推波助瀾，一九七五年三月間，當蓋亞那總理柏姆漢(F. Burnham)訪問北平時，鄧小平把拉丁美洲國家這種行動視為一場「經濟戰」，他告訴柏姆漢說，「物質資源即是最好的武器」<sup>⑥</sup>。

註④ 一九七三年九月六日〔人民日報〕及一九七四年八月卅日〔人民日報〕。

註⑤ *Peking Review*, No. 12, 1975, pp. 16-17.

註⑥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香港〔大公報〕。

總之，進入一九七〇年代，中共已經在宣傳上利用拉丁美洲國家與美國間的複雜經濟關係，支持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獨立與民族自決，挑撥拉丁美洲與美國的感情，加深美洲國家關係的惡化。因為蘇俄在拉丁美洲勢力擴張，中共要與蘇俄鬭爭，就必須要反對蘇俄。所以中共一方面抨擊美國對拉丁美洲國家的巧取豪奪，一方面攻擊蘇俄仿效西方壟斷資本主義，採取新殖民主義手法，對拉丁美洲國家進行剝削，而鼓動拉丁美洲國家從反對「美帝」一霸，變為反對美俄兩霸的局面<sup>②</sup>。中共為要爭取對第三世界的影響，即須利用種種機會在拉丁美洲擴大反對美俄超級強國霸權。在這一目標上，中共把所有的拉丁美洲國家視為開發中國家，是被「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欺負的國家，企圖爭取拉丁美洲國家的好感，推展與拉丁美洲國家的「正常化關係」。因此，在一九七四年至七六年間，又有千里達——托巴哥、委內瑞拉、巴西、格林那達及巴貝多等，先後與中共建立了外交關係。

### 三、中共擴大反俄聯盟

一般而言，拉丁美洲國家，無論開發程度如何或天然資源是否豐富，由於長久以來對美國資本和貿易的依靠，其國民經濟和輸出都在美國保護私人資本和關稅政策下而受到損害。然而拉丁美洲國家本身資金不足、技術落後，如要擺脫對美國經濟的依靠，其經濟發展必然遭到打擊。一九七〇年代初，智利和秘魯的國有化都曾招致國家經濟的破產，即是很好的證明。因此，近年來，拉丁美洲國家在尋求國家經濟獨立方面，多採漸進的途徑，先開創新的市場，分散貿易目標，向別國尋求新的資金和援助，然後逐漸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在這種情況下，蘇俄、西歐、日本等國的大量資金，乃即流入拉丁美洲；尤其是蘇俄，處心積慮的要從擴大經濟滲透以達政治目的，企圖在拉丁美洲排除美國，甚至取代其地位。

對中共而言，從一九七六年以後，其世界戰略已從反對美俄兩個超級強國，變為把蘇俄列為主要敵人。當然中共對拉丁美洲的政策亦會和對其他地區一樣，唯恐美國勢力衰退而導致蘇俄勢力擴張。所以中共在拉丁美洲即要集中目標，聯合所有可聯合的力量，共同對付蘇俄的「世界霸權」。因為中共要把反對蘇俄的意志強加於拉丁美洲國家，自然即會引起兩者在此一地區展開激烈鬭爭。

以加勒比海地區而言，自古巴飛彈危機以來，中共即把加勒比海視為最可能引起美俄大戰的危險地區。而後古巴拒絕了中共的路線，完全倒向蘇俄，中共更加注視加勒比海地區情勢的發展。自尼克森總統以來，美俄和解也可能緩和和美古關係，但中共所表現出來的，顯然是希望美國不要讓步，繼續封鎖古巴，最好對古巴採取強硬態度，以引起美俄在加勒比海的衝突。

註② 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中共《新華社》，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香港《華僑日報》。

在一九七四年間，中共即公開聲明蘇俄海軍進入加勒比海已對美國、拉丁美洲以及貫通太平洋與大西洋頗具戰略地位的巴拿馬運河構成威脅，警告美國要確實控制加勒比海地區的情況<sup>⑥</sup>。其後，中共的宣傳工具又不斷的要加勒比海國家提高警覺，爲了防制蘇俄與古巴在此一地區擴張，應維持與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與軍事關係<sup>⑦</sup>。

在行動上，中共爲了試圖破壞加勒比海國家與蘇俄和古巴的聯繫，乃加強對此一地區的活動。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共派遣龐大的貿易代表團訪問委內瑞拉和蓋亞那；六月，姬鵬飛率團訪問委內瑞拉、墨西哥；七月，耿飴又率團訪問墨西哥、千里達——托巴哥、牙買加、蓋亞那。在這些訪問活動中，中共都在向地主國強調要聯合反對蘇俄的世界霸權。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訪問美國的時候，曾將古巴和越南相提並論，暗示美國亦應對古巴實行「懲罰」。從這些表現來看，中共不僅希望美國與古巴衝突，引起加勒比海地區情勢惡化，更企圖獲得美國的諒解，共同在該地區反對蘇俄和古巴的擴張。

可是蘇俄和古巴在加勒比海地區的影響與日俱增，並且企圖把此一地區變成一個新的勢力範圍，唯恐中共從中阻撓破壞。事實上，在此一地區中，多是從殖民統治中新獨立的小國走向古巴的革命路線，仍視對此一地區的援助爲其對外活動最重要的一部份。古巴的經濟已很困難，但爲了引導這些新興的小國走向古巴的革命路線，仍視對此一地區的援助爲其對外活動最重要的一部份。蘇俄除了透過其「東歐經濟組織」加強與這些國家的經濟合作外，並且也提供了大量貸款和技術援助，例如蘇俄協助蓋亞那、牙買加建立大水壩、煉鋁廠和發展漁業等，都使中共無法在此一地區競爭。中共既無力協助這些窮國解決困難，而只想在聯合反霸的口號下把加勒比海地區變成反對蘇俄霸權主義的一部份，誠屬不可思議。

此外，在南美洲方面，自中共與智利社會主義政權建交以後，親中共的「智利革命黨」與親俄的「智利共產黨」即展開激烈鬭爭。因爲中共所支持的「智利革命黨」仍以中共「人民解放戰爭」的理論向阿葉德的「人民統一戰線」和走修正主義的「智利共黨」挑戰，而引起中共與阿葉德政權的關係日趨惡化。一九七三年二月廿三日，周恩來曾致函阿葉德，警告他要小心蘇俄經濟援助背後的陰謀。但是阿葉德一直拒絕中共的路線，愈來愈傾向蘇俄，以致中共早已答應給智利九千二百五十萬美元貸款的諾言，故意不予兌現。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智利爆發軍事政變，阿葉德被推翻，中共爲要報復蘇俄，不惜改變立場，而與智利軍事政府繼續維持外交關係。

智利軍事政變以後，南美洲國家反共情緒高漲。智利、阿根廷、巴西、烏拉圭等國有意籌組反共軍事聯盟，中共爲要利用智利普遍發展與南美洲國家關係，乃特別強調其與智利軍事政府的友好。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間，中共已提供智利二億五千萬美元的援助，促成一九七八年十月智利外長卡必羅（E. Cubillos）、翌年四月智利經濟部長加利（R. Kelly）先後訪問北平

註⑥ Peking Review, No. 22, 1974, p. 22.

註⑦ Peking Review, No. 21, 1979, p. 28.

⑩。在會談中，雙方特別強調了反對蘇俄和古巴的立場，並聲言在相互支持下，建立一個反對蘇俄霸權主義的聯盟。

近年來，中共爲了「四個現代化」，不僅需要西方國家的科技，更需要西方國家的原料，這亦影響中共要改變與拉丁美洲國家經濟合作的方式。以往中共煽動拉丁美洲國家反對多國性企業的壟斷與剝削，而今中共却與設立在拉丁美洲國家的多國性企業展開合作。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共與設在巴西的多國性企業（Mendis Uniors）簽訂合同，由該企業協助中共建立揚子江發電廠，並且與設在阿根廷的多國性企業（Bunhe, Born）展開交易，向其購買大批小麥。同時，在礦產、能源以及石油提煉等多方面，亦在尋求與此一地區的多國性企業展開合作。

中共雖然沒有公開的要拉丁美洲國家強化與美國的關係，但是它與資本主義企業交往合作的作法，對拉丁美洲國家繼續維持與美國的經濟關係，亦可能發生間接促成的作用。中共經常表示它與拉丁美洲國家都是受到蘇俄擴張主義威脅的國家，只有暫時與西方國家合作，才可以改善它們的經濟情況，並抵制蘇俄的擴張。一九七八年六月，姬鵬飛訪問委內瑞拉和墨西哥時，即曾鼓勵拉丁美洲國家應加強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同年九月，中共的代表在聯合國發展中國家技術合作會議中，倡言第三世界應加強與第二世界的合作。在這段時期裏，很明顯的，中共已在利用美俄的矛盾，使其國際反霸鬪爭亦能在拉丁美洲廣泛的發展。

#### 四、阿根廷的均衡外交與中共的力圖擴張

誠然，當前拉丁美洲地區在表面上仍是美國勢力範圍的一部份，但是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爲了維護國家主權獨立，不僅拒絕共產主義，亦反對大國干預，而愈來愈傾向不結盟運動。這亦就是說，隨着時間的變化，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已不像一九五〇年代。在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要減少對美國依賴的情況下，蘇俄乃能積極發展與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關係。從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蘇俄與十二個南美洲國家的經濟合作與貿易均已獲得很大進展。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間，蘇俄曾以二十億美元援助這些國家，大部份是用於購買蘇俄的武器，其中以秘魯最多<sup>⑪</sup>。而今，蘇俄對拉丁美洲武器推銷的目標，正指向南美大國阿根廷<sup>⑫</sup>。

蘇俄與阿根廷的貿易，從一九七三年的三千萬美元已激增到一九七八年的四億六千萬美元。一九七六年三月，阿根廷軍事政

註⑩ 一九七八年四月七日蘇俄〔真理報〕。

註⑪ 一九八〇年九月法國〔世界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

註⑫ 一九八〇年二月一日法國〔世界日報〕（Le Monde）。

變推翻貝隆夫人以後<sup>⑬</sup>，因穀物輸出在美國及西歐市場受阻，維達拉 (Rafael Videla) 將軍所領導的政府，即把大量小麥和肉類輸往蘇俄。在一九七九年，蘇俄從阿國輸入一百萬噸小麥，價值約達二億五千萬美元。一九八〇年四月，阿根廷與蘇俄簽訂經貿協定，由蘇俄供應濃縮鈾，並協助阿國建立水力發電廠，興建巴哈拉 (Parana) 大水壩。蘇俄因有來自阿根廷的大量糧食，所以當其入侵阿富汗引起美國糧食禁運的時候，已有恃無恐。更重要的是，阿根廷與蘇俄合作的範圍已發展到軍事領域。一九七九年夏季，莫斯科頒給阿國陸軍參謀長瓦歐拉 (Viola) 一枚最高勳章，(瓦歐拉不久即將接替維達拉的總統職位)。其後，阿國政府即派大批軍官前往蘇俄，接受列寧格勒軍校的軍事訓練<sup>⑭</sup>。此一發展，中共與美國一樣，都顯得非常焦慮。

就阿國政府而言，其與蘇俄發展關係，不僅是要擺脫對美國的依靠，維護國家的基本利益，亦是有意顯示其國家獨立自主的立場。可是這種作法却引起阿國內部矛盾與分歧的擴大，尤其是軍中已起衝突，海軍不斷警告政府，並指責即將繼任總統的瓦歐拉將軍是「莫斯科的傀儡」。由此引起的政治危機，迫使維達拉不得不表示他的政府並不完全傾向莫斯科，亦無意遠離華盛頓。揆其用意，是要利用美、俄、中共三角關係，企圖一方面加強與中共的交往，一方面安撫華盛頓，以沖淡阿國已倒向蘇俄的印象，從而避免國家的分裂和可能造成的國際孤立。於是，這就造成了一九八〇年六月八日維達拉突然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在維達拉訪問北平前夕，阿國政府已給予中共三億美元的貸款，這是近年阿國少有的對外援助行動。在其三天訪問過程中，雙方曾簽訂經濟、科技、文化等合作協定，合作範圍包括農業、原料、石油、航業、漁業、鐵路等多方面<sup>⑮</sup>。然而中共很了解阿國政府的困難處境及其唯恐引起國際孤立的心理，乃儘量表示要給予阿國政府在國際上的支持，並以優惠價格購買阿國的小麥，其目的即是要提供阿國另外一條出路，減少其對蘇俄的依靠，進而共同反對蘇俄的霸權。可是維達拉仍無意向蘇俄挑釁，極力避免陷入中、俄共衝突之中。因此，雙方的對外聲明，只強調所有國家和人民必須團結以阻止侵略，全力維持世界和平，並表明維護國家主權、不干涉他國內政，堅持不結盟政策。維達拉雖然亦譴責了蘇俄對阿富汗的入侵，但絕口不提中共所要求的聯合反對蘇俄霸權主義。

迄今中共在廿五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中，已和十四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在國際間仍以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獨立自主的態度示好拉丁美洲國家。近年來，蘇俄與古巴拼命的攻擊中共與智利的法西斯右派政權勾結，與拉丁美洲的資本主義勢力勾結，已使拉丁美洲毛派共黨組織處境困難，並使其經過多次分裂後，迄今已告衰退。但是這反而便利了中共不斷揭發蘇俄顛覆他國的陰謀，使拉丁美洲國家對蘇俄產生一種恐懼的心理。實際上，兩者在拉丁美洲的激烈鬭爭，無可避免的把拉丁美洲共產運動分

註⑬ 一九七三年五月廿五日至一九七六年三月阿根廷爆發軍事政變爲止，是貝隆 (Juan Peron) 重新執政時期。

註⑭ 一九八〇年九月法國《世界月刊》。

註⑮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日法國《世界日報》。

化，造成共產主義思想的衰落，而且在拉丁美洲共黨內部的分裂，亦削弱了共黨本身的力量，但是中共、俄共，甚至古巴共黨在拉丁美洲的擴張競賽，仍是拉丁美洲的禍亂根源。

今天蘇俄對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支援相當可觀，對抵制中共的滲透亦發生了很大的作用。中共爲要突破此一阻力，現已開始採取更爲現實的政策：一方面對那些在人權上飽受批評的軍事政府保持友好，一方面加強與那些民主政體國家的聯繫，儘可能的在一個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協助它們解決經濟問題。中共以少量石油供應巴西，並普遍與拉丁美洲國家採取維護各種原料價格的共同步驟。今年二月間，中共更曾派遣軍事代表團訪問巴西等國。這些都是中共爲了要打擊蘇俄而在拉丁美洲所展開的新的攻勢。

因此，中共已把阿根廷列爲重心，就如華國鋒對維達拉所言，中共與阿根廷關係的發展是其加強與拉丁美洲國家關係的一個新的起點<sup>⑮</sup>。然而值得重視的是維達拉訪問北平以後不久，中共即邀請了阿國數十個革命運動與組織的代表，包括「貝隆主義」的支持者在內，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中共一方面加強與阿根廷政府的關係，一方面又與阿國各種革命運動與組織接觸頻繁。這不是中共企圖擴大阿國內部的矛盾與衝突，使阿國情況發生更有利於其自己的轉變呢？果真如此，則今後中共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決不可能建立在互助、互利的基礎之上。中共所謀求的只不過是在其世界革命長遠目標的現階段中，利用拉丁美洲的特殊情況和國際間的矛盾，把這些國家變成反霸統戰的工具而已。

註<sup>⑮</sup> 一九七八年四月七日及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三日蘇俄〔真理報〕。

註<sup>⑰</sup> 一九八〇年六月九日中共《新華社》。

（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廿二日脫稿）